

论上能够防止外来信号的干扰。也就从那时起，我从电子管电路进一步开始了半导体和晶体管电路的学习。遗憾的是不久十年动乱开始了，我们短短的正规大学生活不得被中止，地雷班也成了鲜有提及的往事。

随着后来集成电路和通信技术迅猛发展，使得在现有技术下做遥控地雷成了很简单容易的事，没什么可多说的了，但地雷班中不平常的经历使我一直难忘。比如在“文革”动乱时期，我暗地里对校武装部的那些枪和炸药就特别担心，怕被坏人用到武斗中来。我还冒险潜回学校，到东主楼的地雷班工作室看端机怎么样了。当看到房间被洗劫，电路板散落在地，有的都踩坏了，我反而高兴了。其实我不过是杞人忧天，我所担心的事并没发生，说明校武装部及教官他们对危险品的管控是非

常到位的。

总起来看，地雷班的经历对我毕业后工作有很积极的作用，它使我在从事有一定危险的工作时，能以较好的心态从容应对。在绵阳分校及国外，我曾从事化合物半导体外延研究数年，气相、液相、分子束外延都干过。在国外我算碰上一次，1987年洛杉矶大地震发生在清晨，我正在实验室值夜班。随后的见闻堪比美国大片，其对气体泄漏进行应急救援的专业水准之高让我觉得国内至今也没法照做，事件最后本人有惊无险。

地雷班已成往事，从事过的工作不管有危险的还是没危险的也都成为往事。现在写下一些还能回忆起的事情，借此致敬当年教导我们、保护我们的老师和教官，致敬地雷班里曾相互关照，共同奋斗过的同学们。

弥足珍贵的回忆

○陈养民（1973级机械）

我是1973级机械系焊接专业32班学生，我的清华大学求学之路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

1968年10月我下乡插队，1970年12月招工至合肥机床配件厂铸锻铆焊车间，1972年6月26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9月4日晚，我在厂里正常上夜班，突然车间主任通知让我去清华招生老师下榻的招待所。匆忙赶去后，何世忠老师将录取通知书交给我，并很神秘地要求我：必须在9月6号赶到学校报到。我说怎么这么仓促，晚两天行不行？转户口、转党员关系等都需要时间。他说不行，所有关系都由

组织接转，原因日后跟你解释。

当晚，我回家将通知书交给父亲并索要10元进京路费，告诉他我要上清华啦！父亲疑惑地举着通知书，对着15瓦的电灯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始终似信非信。

9月5日下午，党委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让我披红戴花登台，党委书记黄键亲致勉励贺词，2000多名职工鼓掌祝贺，工厂大门外两侧的邻街围墙两幅大标语红亮醒目：一幅“热烈欢送陈养民去毛主席身边上大学”，另一幅“陈养民录取清华大学是我们全厂的光荣”。

9月6日我来到了北京，当学校接站的

汽车路过天安门时，我下意识地掐了一下大腿，疼痛是真实的。在校大礼堂前，辅导员刘文焕和班主任庄丽君两位老师热情地接待新生，分配我住七号楼325宿舍，就餐在七食堂。

1973级焊接专业录取新生58人，来自全国多个省市区，工、农、兵都有，分别占比80%、10%、10%；党员占比25%。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虽然没有严格的高考，但是基本的数理化外语考试我们还是经历了。期间还发生了辽宁考生张铁生交白卷事件，加之层层推荐、招生老师反复政审，故有幸录取到清华大学的皆是所在省区市的优秀青年。

入学第一学期，学校就为我们安排了文化补习，又称“填平补齐”，拉近新生文化差距。第二学期上专业课前，为让我们大致了解机械加工全过程及金属属性，系党总支安排我们进行了一个月的学工劳动，期间竟梦幻般地让我邂逅了蒋南翔校长。

记得那是学习铸工的第一天，系党总

支军代表让我单独陪一位老者翻砂，并私下叮嘱我，那是一位反动学术权威，你是党员，相信你能把握。我怀着本能的戒备蹲到老者身旁埋头不语地干活，沉默尴尬了近半个多小时。老者微笑地搭讪问我：同学你是哪里人啊？我说：安徽合肥市的。他说：看你翻砂挺熟悉的，原来干过吗？我说是的。他说：我姓蒋，叫蒋南翔，你怎么称呼啊？我一听，差点惊掉下巴，语无伦次地回答道：我姓陈，您，您是蒋校长？他说：校长已是过去的事喽，你就直呼我名字吧，或叫一声老蒋也行。听到他这么说，我思忖了一会儿感觉称校长、前辈、师傅都不太合适，于是说：那怎么可以，您比我父亲还大，我称您蒋先生行不行？蒋校长微笑地答到：那是我的荣幸哦。

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这位慈祥老者我也不再拘谨，我们边干边聊，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他问及我的家庭背景及如何上的清华，我也直言相告：家父是拉板车的搬运工，母亲是壮工大队抬大土的，家庭没有任何背景。打小我就知道，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争取进步，所以在到农村插队和招工进厂的五年中始终坚持自学初中高中的课程。并告诉蒋校长我能上清华也极富戏剧性，起初填报志愿时，分别是清华、南开和合肥工大，后来一打听，填报清华的考生中有十几位都是高干子弟。我毫不犹豫地划掉了第一志愿，但也正是这一划，引起了清华招生



机械系学生会同学合影，第4排右2为陈养民学长（1974年）



2019年，陈养民、钱淑萍夫妇与当年班主任庄丽君老师（左2）、同学于淑兰（右2）在西安团聚

组何世忠老师的注意，他几次背地里深入我们厂组干科、车间、市机械局政治处，细致了解我的情况后，慎重地找我谈话。记得在他下榻的招待所房间里，何老师问我：你难道不想到毛主席身边上大学吗？我因为无所求也就无所顾忌，当时还引用电影《兵临城下》里的一句台词“报告长官，做梦都想”，甚至还说了“京城阳光明媚，但照不到合肥这个小地方”的牢骚话。同时我还向何老师汇报了1972年被上海第一外语学院录取，厂里欢送会都开了，但还是被某高干子弟顶替的往事，也汇报了家境贫寒及在农村工厂学习工作的情况。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何老师平易近人，与他交谈感觉十分轻松。原以为这次谈话只是对放弃清华的情绪宣泄而已，万万没想到，1973年9月4日晚，何老师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发给了我！要求我务必在9月6日到清华报到。我当时都懵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入学三月后方知，9月5日晚，合肥市委常委会研究大学招生事宜，很多领导的口袋都装着拟推荐名单，当清华招生组

何世忠老师说：经三次请示校党委，已录取贵市陈养民同学，该生已在去北京的路上了，说完这段话，当时的会场鸦雀无声。这就是何老师为什么让我仓促赴校、日后再解释的原因所在！蒋校长听着我的讲述，表情时而凝重，时而开朗。最后感叹地说了一句，真是好事多磨啊！

相谈甚欢的时间总是短暂的，临近学工结束，老校长反复叮嘱我，你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遇，人民送你上大学，你上大学为人民，要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将所学知识回馈社会；知识是浩瀚的海洋，在攻读专业的同时也要博览群书，这些都是你走向社会的工具和钥匙；在学习的同时要加强体育锻炼，有了好的身体才能为祖国多工作几十年。最重要的是，作为清华人要学会掌握两个能力，即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凡遇问题都有切入点，只有找到最佳切入点，才能圆满解决问题，而你所学的所有知识才是你的工具和金钥匙。

邂逅老校长转眼已过去49年，老校长的叮嘱如警钟长鸣，几十年响在耳边。与老校长相伴这十日我终生难忘！清华毕业后踏入社会46年，运用母校传授的知识和老校长赐予的“两个能力”的教诲，我为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努力工作。面壁三思，自我感觉对得起“清华人”这个称谓。

今年是母校112周年华诞，也是蒋南翔老校长110周年诞辰，在此谨以此文祝母校紫荆花满园，砥砺前行！也以此文追思伟大的革命家、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蒋南翔老校长，愿老校长天堂有知，学生永远怀念他！

2023年4月10日于合肥